# 老婆被大鸡巴干得死去活来

.

我是烟台人，我老婆惠儿是四川人，长的身材修长，皮肤很白很滑，乳房漂亮，腰细穴很美。趴在她身上操她

好舒服！结婚几年了，我常常操她，释然我身体还算够壮，但她说从来还想要更好的性生活，还经常自己在做爱的

时候幻想着别的男人。

我在家上网，经常到黄色网站看小说和图片，慢慢地看了许多群交的影片，还有一些老婆被人干的小说，心中

慢慢觉得挺好的挺刺激啊。

我变得想让别的男人玩我老婆了。叫谁来玩我老婆呢？叫我老婆找男人来玩她肯定不行。于是我就在网上寻找，

不久就交了一个网友叫刚强。

刚强是个威海的超市经理，三十岁，身高一米八二，皮肤也很白，长得很强壮，视屏时我看见了他的鸡巴，真

是又粗又长。我的跟他一比，短了很多，这么多年来没让老婆享受到别的性的快乐，也真是我的不好啊。大约半年

多以前老婆让刚强玩了一次，那次老婆真的体会到了性交的快乐，不过那次是在喝酒后的刺激下才让他得手，后来

跟老婆做爱时，我常提起强哥，老婆又羞又爱，很想强哥，只不过刚强被调到日照去做超市了，可能也不太好意思

来了。老婆也有些不好意思，感觉似对不起我似的。平时尽量忍受罢了，当然是很想的，可能女人都有浪的一面，

只不过她们都顾及社会道德。

色色原非色，空空亦不空，菩提本有尘，无怨话风来。

老婆作财务工作，平时工作不很忙。我干个体户还算如意吧，事业也小有成了，我俩不知让多少同龄的人羡慕。

一年前，我到我姐姐的外贸食品公司帮忙。哈哈，义务的，她自己是老总忙不过来，我是专管接待呀，也算肥

差吧，就是给来的客人们一条龙服务，需要什么安排什么，呵呵！女人做有些事时不方便吧……有次香港来的做食

品贸易的扬总经理来考察我姐姐的公司。而我则陪同这位总经理做他的服务。他显的很文明，很瘦戴了一幅金丝眼

睛一米六八的高度，连国个都不够，但皮肤非常白。

第一天，考察公司的产品质量和业绩都没有问题。我也在接待中和扬总经理熟络了。

晚上在烟台的号称五星级的金海湾宾馆的地下夜总会娱乐了一下，扬经理也是色中饿鬼，点了好几小姐作陪，

一反白天的正经，露出了男人的真面目，不过可能是香港人，素质还是很高，不象我以前招待的一些人见的小姐直

抓乱上，呵呵，反正公司报销，多消耗点吧，我也随手点了两个，人多热闹呀。

和小姐打打闹闹的乐了几个小时，在喝了瓶红酒后我们俩都呼兄唤弟了，哈哈，凌晨一点多钟出了夜总会他楼

着我的脖子说：「兄弟，要看也要能吃的呀，帮大哥找几个好点的本地小姐呀」。

我笑了回头对他说：「呵呵！老哥喜欢什么样的都没问题」。

我开车拉他到我公司签约的太平洋酒店（四星级），到房间后我马上打电话给熟识的三个模特级的当地小姐，

叫她们速到这里。

一会，娜娜……林林……丝丝三个都到了。

她们三个个子都很高，都在一米七五左右，都很漂亮，扬总一见眼都直发光。

我说：「扬总，你挑一下。」「哈哈，还挑裁矗他搂着两个小姐去洗澡，留下了的娜娜给我，我脱光了搂着娜

娜就干上了，娜娜的阴唇被我的阴茎的一番拨弄，心里暗暗的在期待我进入她的身体。娜娜用手指在口中粘了点唾

液，在阴部涂了涂，也起到润滑的作用，然后，抬起腰把阴部贴近我的阴茎，右腿勾住我的胯部，把左脚搭在我的

肩上。

「恩——」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感觉到插入娜娜的阴道茎时的温软滑腻的舒爽。

娜娜也低吟了一声，两手紧抓了下我的腰部，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

我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接着开始抽动了起来。娜娜咬着嘴唇不叫出声，手开始紧紧压在乳房上，不让乳

房随着我的抽插而晃动。我用力的抽插起来，身体和阴茎的撞击袭来销魂的快感，我更加疯狂更加用力，快感渐渐

侵蚀了娜娜的身体，娜娜终于忍不住在别我的身体下大声呻吟出来：「啊——，哦，啊——」。

狂乱的快感一会袭击我全身的每一寸肌肤，我的阴茎紧紧的捅入娜娜的阴道，从下腹溢出一股股洪流，我全身

一阵颤抖，一阵阵的刺激到了头部，我达到了高潮，射入了娜娜的最深处。

射完了我楼着娜娜在床上盖上了被休息，这时扬总也光着身子洗好了搂着同样光溜溜的祖儿和林林洗完澡出来

了。

我靠！对吗！我看见了扬总的下体，哎呀我的妈呀，累累的一大串呀，阴茎没勃起搭了个脑袋也有二十多工分

呀，好粗呀，与他的小小个子根本不成比例呀，完了，伤了自尊了，根本没的比呀。

「做完了吗？这么快，嘻嘻。」扬总笑着对我说。

我还没反应过来，脑子还沉醉在他那大阴茎的震撼中呀。

是呀，我在炮场混了很多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巨型物，以前自己的自豪感全没了，以前自己的硬度和时间在

圈了名气很响，现在被震的很么都没了，思想全空了。

扬总躺在他那面的床上叫两个小姐干着口活，只见他的阴茎渐渐的立了起来，超过他的肚鸡眼绝对不止二十五

工分，粗度能破我两个多呀，而且是上弯形状呀，他用手把住长长的阴茎在林林的脸上轻轻的拍打说「呵呵，你俩

喜欢吧」。

「兄弟，我的小弟还行吧」，他笑着望着我说。

「厉害，厉害」我随口答到，「我靠——」这时我身边的娜娜也发出了她的感叹。

扬总正面一边玩弄着林林的雪白的乳房，一边将他的阴茎伸进了她的嘴里，林林半推半就地含住了他的龟头，

他的龟头就把她的嘴的塞的好满了还有好长一段在嘴外面，我渐渐感到他的阴茎在膨胀，由于丝丝在下面富于技巧

的口交，舔着扬总的屁眼，还用手指甲在扬总的屁眼上划着，一会扬总的阴茎已经非常的坚硬，我看到他起身把林

林压在身下，手握着龟头在慢慢的往下移，并且分开她的阴唇，这时林林的叫声也越来越大，「啊，好大呀，慢点

呀，慢——慢——」，干口活干的都湿了的林林不停的叫着。

我看了一下他的阴茎，天哪，还有一半在外面。这时那扬总将他的阴茎伸进了进去，阴茎开始抽动起来，他每

抽动一下，都往里面更进入一点，丝丝眼神坏坏的在扬总的后面舔着扬总的阴囊，并不时用手推着扬总的腰，随着

扬总的抽动节奏的加快，林林的淫水越来越多，叫声也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大，后来每一次抽插几乎都到了根呀，他

大概抽插了２０分钟，林林终于不叫了，翻着白眼昏了过去。

「好可怕呀，哥哥你从哪找了这么个怪物来呀」满脸通红的娜娜一边用手摸我奶头一边眼馋的看着扬总在我耳

朵旁边说。

只见那扬总随着「卜嗤」一声，从林林的阴道里拔出了他的阴茎，我看到那恐怖的阴茎上面布满了充血的静脉，

狰狞的样子，怪不得它的抽动是那样的激烈。

这时他又分开了旁边脸色通红的丝丝的双腿，分开丝丝的阴唇，他的龟头也开始往里突进，好在她的阴道因为

刚才的刺激已经润滑了，所以没有半点障碍，他用手握住他的阴茎，用他阴茎的一半在她的阴道里插进拔出，有时

还用阴茎轻轻敲打她的阴部，我看到他的阴茎在又硬又粗，扬总嘴里不停地说：「ｏｋ」，猛的插了进去，丝丝也

开始大叫起来，抽插速度越来越快，每次都直达花心，扬总还把她的双腿分开、提高，架在了自己的肩上整个人都

压了上来，那可能三十厘米的阴茎全部进入了她的阴道，丝丝狂叫了起来：「不——不——不行了呀——」撕裂的

叫声响满了屋子，他就这样不停狂插了２多分钟，丝丝也来了高潮，猛烈的抽动起来，全身在剧烈的颤抖，而且这

次颤抖的持续时间比林林的还长。

那扬总拔出了他的阴茎，我看了一下他的阴茎，心想「她们的阴道怎么能容下这么恐怖的家伙，」。那扬总跑

到我的身边，在我床上把我身边的看的发傻的娜娜翻了个身，示意她把屁股抬高，手放在了她的屁眼，我想难道他

要进行肛交，娜娜本能的捂住自己的肛门，扬总说：「ｎｏ肛门，我不要。」「我可不行呀，你的太长了呀」娜娜

说。

这时扬总抖了一下他的阴茎，从后面插进了娜娜的阴道，近距离的观看我的一种刺激快感又于然而生，我忽然

想我老婆是不是能来这么一下我的小弟弟有感觉的硬了起来。

只见他双手扶住娜娜的屁股，那长长的阴茎开始往里进，因为我刚干完一会的原因吧，很顺利的进了大半，这

时见娜娜用她的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屁股问扬总说「哥哥，这样做行吗？」扬总不停的抽插着，嘴里还叽里咕噜地说

个不停，也不知道行不行反正阴茎进进出出的，娜娜的红红的阴道也往外翻着，加上她雪白的身体，眼前晃动的奶

子，真是太刺激了。扬总大概抽插了十多分钟，拔出了阴茎，又把她翻了个身，娜娜又仰卧着了还是双手挡着大腿

两侧，就是这样娜娜还在不停的叫着：「恩——恩——轻点呀——」这时扬总又将他的阴茎插了进去，又大概抽动

了五分钟，他开始射精了，看样那精液不少，他每射一下，娜娜都狂叫一声。

我欣赏完了后想起了老婆还在家等我呀，于是安排她三个陪扬总后我穿衣走人了。

半夜，我回到家里，看到老婆正床上熟睡，胸戴着紫色的乳罩，穿着粉红色的小三角裤衩，修长雪白的大腿露

在外面，往上是丰满的臀部，我脱衣后便上床从后面抱住她，双手摸着她的双峰，在她脖子上给了她一个热吻说：

「老婆，今天公司来了个香港的扬总，我的妈呀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怎么了」老婆迷迷糊糊问。

「伤了自尊了，根本没的比呀。我今天见了大鸡巴了，唉——！」我垂头丧气的说。

「多大」「粗细破我两个还多呀，长度也好一倍呀」我说。

「啊——这样——，我有机会我偷偷跟着你去，偷偷的看一下」看着老婆兴奋的样子，我也感到莫名的兴奋，

把手伸进了她的乳罩里摸他的乳头。老婆的乳房手感很好，以她一米六五的身高，她的乳房长的大小适中，乳形很

漂亮，乳头一摸就硬硬的，舒服。

老婆很快接受了我的信息，给我更热情的回报。因为我已经没多少劲了呀，将她翻身仰在在床上，一边用手从

后面脱下他的乳罩一边用手脱掉她的内裤，我被眼前健美的老婆吸引，淡淡的黑森林处两片粉嫩的红肉，微张的小

缝中间有一点湿润。她便熟练的把我的那个东西直接引导进她的体内。我像只野马在那郁郁葱葱、温暖潮湿的大草

原里奔腾着，她就像训练有素的训马师一样不停的刺激着我，抱着我，任我发挥，让我自由的发泄那剩余不多的精

力。不长时间，当我心满意足的发泄后，她气喘吁吁的躺在我的胸膛上休息着，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我知道她又

没得到满足，可能刚作过后不太硬吧，也许是在想象扬总的鸡巴，反正我没能满足她。

不可否认，我老婆的欲望被开发出来了。我在她的身上能够得到肉体上的满足，但好象得不到精神上的征服感。

当然她也得不到满足，可能是那次和强哥做爱给她留下的快感太强烈了。我看着她那娇媚的面孔，我发现老婆好美

丽娇艳，一点也没有三十五岁女人那种黄脸的感觉，真的一朵开放完全的花。于是我对她说：「老婆，下次吧。」

老婆听了给了我一个吻说：「没什么，我很高兴。能嫁给你是我的福气。你是我的男人，别人没法比的，只要有你

在我身边我就足够了，其他的我不要。」听了老婆的这番话，我知道她在安慰我。我紧紧的抱住了她，用手摸她的

小穴，刺激到她的小豆豆，她身子象波浪一样，不一会儿，高潮了。

「老公，我想大鸡巴了。」惠儿对我撒娇的说。

我听到她的要求，我躺在床抽着烟，想着怎么办。我轻轻的抚摸着她的身体，她皮肤十分的顺滑。我把她从后

面拉了过来。只见老婆的脸蛋又是绯红，看上去十分的性感诱人。

我想一想怎么安排她和扬总上床，心中觉得一阵刺激。

我说：「老婆，想要大肉棒吗，我安排你当回妓女吧？」「想呀——好呀」惠儿眯着眼含糊地应着。

我说「真的呀，你真的想要大鸡巴吗？」她说，「恩——想要鸡巴干我，想要大大的大鸡巴……干我吧。」看

来她真是有性趣了，我想象着娇妻惠儿被扬总那恐怖的鸡巴干，一阵兴奋，小弟弟又有点抬头的意思了。

第二天晚上，我约了扬总去红狐狸酒吧喝酒。当六瓶下去的时候，舞台上的表演也结束了。这时候扬总说：「

兄弟，你觉得美女得标准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得说：「靠，那当然是样要形有形要貌有貌最好了。」扬总听了摇

摇头说：「你只说中一点，还有两点。一是要有好得皮肤，好像刚剥了皮的鸡蛋一样白里透红。二是要有美女的气

质，要有那种成熟女人的魅力，让谁看见了都会把持不住的。只有具备这两点的女人才配叫美女。」我听了笑了笑

说：「我老婆算一个吧」。扬总听了不解的大声问：「是谁？」我回答说：「你弟妹子。」「那你怎么不把她带来？」

「唉」。「胶东人的老婆都家里呀，呵呵！」扬总说：「珍品要藏起来吗？不能拿出来鉴赏鉴赏吗？」看我不说话

他又说：

「你老婆不会是就和你一个人享受过性吧，没和别人享受性吧，哈哈，要是和你说的那么更应该大家享受呀。」

我听了很刺激，知道有些人素来以性开放着称，所以也没觉得太惊奇，我想我不是也这样做过吗？如果真能那样，

也许老婆就能在别人身地享受性，和我享受爱。

我又想起了刚强，那次让老婆意乱情迷的性交，刚强的肉棒比我的大一轮，别小看这一轮，玩起来感觉完全不

一样。再想到了扬总的巨大的家把势，呵呵，俩个字———刺激。

喝到十点多，他就说送我回家。等车到了楼下我问他要不要上来坐坐。扬总马上就答应了。当我开门时老婆正

好从睡房里出来，她只穿着宽睡衣和一条内裤，那睡衣好透的，而且只盖过大腿根，看见我回来了她便迎了上来说

：「老公，你回来了，今天这么早啊。」显然衣服不能把她那女性应有的曲线遮盖住，睡衣下那洁白修长的双腿更

是暴露无疑，而胸前的双峰和乳头由于没带乳罩更是明显而诱人，在灯光的照耀下整个人显得娇艳无比，性感诱人。

可当她走到门口时才发现门口还有一个人，顿时满脸通红，马上转身回房换了间衣服出来，穿了件淡红色的裙，也

很性感。我向她介绍扬总后惠儿马上脸红的上茶。

扬总坐了很久，眼睛不停地围着我老婆转，看他色迷迷的样子，我虽有点吃醋，又有点兴奋。扬总漫无目标地

和我聊着天，慢慢地又聊到了性的方面。老婆可能觉得不好意思听，就到睡房去了，扬总说：你的老婆真的好漂亮

性感，发现比我老婆还要性感好多呀。我知道他肯定对我老婆有了兴趣，，我发现他的裤子档部已隆起，看隆起的

高度，感觉他的肉棒真起来了。聊了一会他说要走，临走时问我说你老婆呢，我说可能睡了，我们到睡房门口，把

门稍微打开，老婆已爬在床上睡着了，睡衣下侧已滑到屁股上，露出了内裤和肥臀，窄窄的三角裤夹在臀缝中间，

太诱人了，我看一眼扬总，他的眼更色了。

这时扬总突然说：「先不要高兴，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不知你能不能答应我？」我听了马上说：「不用客气，

能力范围的事我一定答应你。」扬总用眼睛瞪着我到，「你能做到，你能答应吗？」我说：「你说吧，只要是我能

力范围之内的事。」扬总压地声音对我说：「我想和你老婆上床。」我靠！他也太直接了，呵呵，不过不直接就不

象他的为人了，何况他还请我一起ＨＡＰＰＹ来！

「可以，但是你要非常爱护她，要让她享受到性的乐趣别弄痛了她呀……」房间的门终于完全被推开了。惠儿

正闭上双眼，其实她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身后来了个人，她在装睡。

扬总走进了我的睡房，就顺速的脱掉自己的衣服，只剩下一条内裤。他看了看我，见我没有走出房间的意思，

也没有理会我。因为他知道我答应了在不在都是多余的。

扬总脱光了衣服，这时惠儿偷偷的眯着眼睛看了一下，见是扬总身子不由的热了起来，见扬总和大多南方人的

体形一样，只是身上的茸毛特别多。白色的内裤下裹着他那丑陋的性器，虽然没有显露出来，但也可以看见他缩成

一团的形状。就知道那东西好大，让她心理好喜欢。

我看着扬总走到床前把盖在惠儿身上的被子拉开。整个房间顿时充满了春光，妻子几乎是裸露的身躯已经完全

映入的他的眼睛里。一个圣洁的性感女神向那无耻的色魔展示她那多姿的身段。那粉红色的小内裤紧紧的贴在惠儿

那隐蔽的耻骨陕间，就像一个忠实的卫士一样守卫着她那隐秘花园的贞洁门扉。

扬总并没有过多的欣赏惠儿那丰满盈白的身躯便爬上床把他那色手放在了惠儿洁白修长的小腿上，顺着小腿去

探索她那神圣洁白的身躯。随着扬总的触摸，惠儿的身体不断的微微颤抖着。我知道妻子是极其不适应别的男人来

抚摸自己的躯体，尤其是生人。

扬总迅速的脱下了盖在老婆身上的睡衣，虽然它是那样的薄，薄到几乎是透明的，但还是把它脱了下来。显然

扬总并不喜欢有任何东西防碍他去感受我老婆那盈白顺滑的肌肤。

扬总的手很快的便寻找到他要触摸的地方。女性的第二性征，我老婆那丰满挺拔、诱人犯罪的乳房已经完全的

被惠儿那小小的白手掌罩住了。扬总仿佛要确认丰胸的弹性般似的贪婪的亵玩着老婆的乳房。娇嫩乳尖也被扬总的

色手抚捏住。扬总用手指不断的挑逗着老婆那两粒葡萄。

扬总感到了老婆的扭动，他没有粗暴的去蹂躏老婆的乳房。而是像情人般的去抚摸老婆的乳房，让老婆去感受

他那带有技巧的抚摸，好让她放下心里的包袱。

必须承认扬总是个调情的高手。他先是像画圈圈似的轻揉着，指尖不时的去拨动娇小的乳头。时而又用手指轻

夹着乳头去揉捏着乳房。

他的嘴此时也没有闲着，伸出长长的舌头，慢慢的从我老婆的脸庞上舔了下来。吻向的老婆的胸脯，靠近了乳

房，却没有一下子欺近那平躺依然高耸的胸脯。而是从乳房外侧舔过，接着转向腋下，顺着爬向平坦的小腹，再次

逼近乳房便像条蛇一样沿着乳沟由外向内慢慢的圈向了乳头。舌头代替指尖去挑逗娇嫩的乳头，头慢慢的往下压，

含住了乳头，就像一个婴儿一样贪婪的去吸吮乳房。被嘴代替了的左手温柔的在我老婆的身上滑动，像是要去安抚

我老婆那脆弱的心灵和微微颤抖的身躯，又像是要去寻找另一个可以激发老婆心里的性欲。

惠儿那微微颤抖的身躯在陌生男人不知疲倦的安抚下渐渐升腾。扬总的手也不再随意的游动，只停留在惠儿雪

白修长的大腿上。顺着大腿的内外侧来回的抚摸，时不时有意无意的处碰到惠儿臀沟底趾骨间底紧窄之处。

像是在探索着惠儿原始的Ｇ点，一个可以勾引起惠儿爱欲的原始点。

我很清楚老婆的原始点在哪里。是一个敏感区十分集中的女人。任何男人都可以轻而易举的掌握到她的敏感区

的。更何况扬总这个老狐狸呢？果然扬总的手挪动到惠儿平坦的下腹，抚上光洁细嫩的小腹，探进小三角裤的边缘，

探向惠儿隐秘的草地。强悍的入侵者从容的在花丛中散步。贞洁的圣地已经全无防范，扬总的左手向草地的尽头开

始一寸一寸的探索。

底部是半透明的小Ｔ字型性感内裤正清晰的报告着陌生指尖每一寸的徐徐侵入。芳美的草地已经被攻掠到尽头，

苦无援兵的花园门扉已落入魔掌。

惠儿慢慢的夹紧双腿，像是拼命的抵抗陌生手指的侵入，但也于事无补。色情的手掌已经笼罩住了她的阴部。

卑鄙的指尖灵活的操纵着，无助的门扉被色情的稍稍闭合，又微微的拉开。指尖轻轻的挑动着，温热柔嫩的花瓣被

迫羞耻的绽放，不顾廉耻的攻击全面的展开。

门扉被摆布成羞耻的打开，稚美的花蕾绽露出来，在色迷迷的侵入者面前微微战抖着。粗糙的指肚摩擦着嫩肉，

指甲轻刮嫩壁。花瓣被恣情地玩弄，蜜唇被屈辱地拉起，揉捏。粗大的手指挤入柔若无骨的蜜唇的窄处，突然偷袭

翘立的蓓蕾。惠儿下腹部不自主地抽搐了一下。火热的手指翻搅肆虐。不顾意志的严禁，纯洁的花瓣屈服於淫威，

清醇的花露开始不自主地渗出。

女人是经不起爱抚的，就像男人经不起诱惑一样。花唇被一瓣瓣轻抚，又被淫荡的手指不客气地向外张开，中

指指尖袭击珍珠般的阴蒂，碾磨捏搓，两片蜜唇已经被亵玩得肿胀扩大，娇嫩欲滴的花蕾不堪狂蜂浪蝶的调引，充

血翘立，花蜜不断渗出，宛如饱受雨露的滋润。

此时，扬总停止了所有的动作。迅速的把裹在他身上的内裤脱掉，露出了他那狰狞的性器。虽然还没有完全的

勃起，但也感到十分的巨大。黑黑的阳具又粗双长，尤其是大头。

我感到自己很兴奋。一个陌生的男人在我的床上，露出了狰狑的性具，躺在几乎是裸露的娇妻旁边，使我感到

男人的自尊被无情的践踏，同时又有一种强烈的兴奋，我听见心中在说，大鸡巴，去操她吧。我静静的等待着，似

乎要等待到那一刻，那千钧一发的时刻。

惠儿的双狭早已经绯红。肌肤也呈现出白里透红的颜色，就像刚拨了皮的鸡蛋一样。本已丰满的乳房早已胀得

鼓鼓的，就像充满气的皮球一样，绷得紧紧的，看起来更加的圆满。红葡萄样乳头也高高的翘了起来，就像红色的

宝石一样滚镶在洁白如玉的乳房上。乳头和乳晕也由原来的暗红色变成了深红色。整个人看上去是如此的协调、均

匀、艳丽，没有一点的瑕疵，就像一个完美的艺术品一样。

扬总轻轻的拉开惠儿本是紧凑在一起的双脚，生怕会惊动惠儿一样。惠儿本是夹紧的双腿此时显得如此无力，

轻轻一掰便向两旁分开，露出了三角内裤包裹着的女性神秘地带。

扬总并没有脱掉惠儿那狭窄的内裤，而是把他那粗大的龟头顶在了惠儿那狭窄的方寸之地，挤刺惠儿的蜜源门

扉，惠儿全身打了个寒颤。粗大的龟头好像要挤开惠儿紧闭的蜜唇，隔着薄薄的内裤插入她的贞洁的女体内。扬总

的双手再次去袭击她那毫无防备的乳房。丰满的乳房被紧紧捏握，让充血的大粒的乳头更加突出，更用拇指和食指

色情地挑逗已高高翘立的乳头。

贞洁的蜜唇被粗壮的火棒不断地挤刺，纯洁的花瓣在粗鲁的蹂躏下，正与意志无关地渗出蜜汁。丑恶的龟头挤

迫嫩肉，陌生的棱角和迫力无比鲜明。无知的三角裤又发挥弹力像要收复失地，却造成紧箍侵入的肉棒，使肉棒更

紧凑地贴挤花唇。紧窄的幽谷中肉蛇肆虐，幽谷已有溪流暗涌。成熟美丽的惠儿正狼狈地咬着牙，尽量调整粗重的

呼吸，可是甜美的冲击无可逃避，我知道惠儿在期待，期待那又粗又长的大鸡巴的进入。

扬总温柔的脱掉了惠儿的三角裤，惠儿流露出来的爱液把三角内裤的底部都湿润透了，上面还留着女性的芬芳，

惠儿身上仅存的一丁点遮羞布就这样散落在床单上。扬总有意无意的把惠儿的内裤向我的方向一抛，冲着我色咪咪

的笑着。

所有的障碍已经扫除。惠儿神秘的三角区地带也已经尽映入色魔的眼中。惠儿淡淡阴毛，因为我经常给她剃。

两片蜜唇已经被亵玩得肿胀扩大，翻出后再也遮盖不住那粉红色诱人的狭窄肉壁了。

啊，天啊。扬总的鸡巴已经完全的勃起。巨大的龟头宛如婴儿的拳头般，粗长的黑色性具就像一条烧焦了的木

棍一样生长在他的跨下。

还有那充了血的龟头也是褐色般接近黑色。

我感觉到自己的手心已经不停的冒汗，真是又惭愧又羡慕。此时我的心里又是紧张又是好奇。不敢想象一会儿

他是怎样进入惠儿那狭窄敏感的女体内。她的反应又会是怎样的呢？我又害怕如此巨大的东西惠儿会承受不了。

「操她，干她」。我从心里呐喊。

巨大的性具开始慢慢的靠近惠儿圣洁的门扉，龟头的尖端已经穿越的浓密的黑森林，处碰到纯洁的花瓣。所有

的藩篱都已被摧毁了，赤裸裸的陌生阴茎直接攻击惠儿同样赤裸裸的膨胀着的蜜源。

扬总并没有更过火的动作，只是轻轻的挨住芳草园的秘洞口。

粗大的手指再次挤入狭谷抚弄着顶部，更开始探索那更深更软的底部。用手掌抓住顶端，四支剩下的手指开始

揉搓位於深处的部份。羞耻的蜜唇只有无奈地再次忍受色情的把玩。粗大的指头直深入那看似无骨的花唇的窄处，

将它翻开并继续深入更深的地方，最敏感的小珍珠被迫献出清醇的花蜜。色情的蹂躏下，幽谷中已是溪流泛滥。陌

生男人的指尖轻佻地挑起蜜汁，恣肆地在无草的地上信手涂抹。脉动的硕大龟头微微的向前挺进紧紧顶压在水汪汪

的蜜洞口磨碾，去挑动那敏感的小珍珠。

扬总的阳具已经突破第一道防线，娇嫩的两片蜜唇无奈地被挤开分向两边，粗大火烫的龟头紧密地顶压进惠儿

的肉洞口，赤裸裸的嫩肉被迫接受着肉棒的接触摩擦，任凭陌生男人尽情地品享着自己娇妻少女般紧窄的肉洞口紧

紧压挤他那粗大龟头的快感。运用他那巧妙的手指，从惠儿的下腹一直到大腿间的底部，并从下侧以中指来玩弄那

个凸起的部份，好像是毫不做作地在抚摸着，再用拇指捏擦那最敏感的部位。

惠儿的蜜唇早已经屈辱地雌服於扬总男人粗大的龟头，正羞耻地紧含住光滑烫热的龟头。指尖不断的去袭敏感

的花蕊，嫩肉被粗大的龟头压挤摩擦，化成热汤的蜜汁，开始沿着陌生的龟头的表面流下。龟头的尖端在花唇内脉

动，使惠儿全身的快感更为上升。

扬总再次微微的挺进，巨大龟头的尖端已经陷入蜜唇深处的紧窄入口，蜜唇也已经紧贴粗大的龟头。粗大的龟

头死死的顶住惠儿湿润紧凑的蜜洞口，尽情地品味着蜜洞口嫩肉夹紧摩擦的快感，不住地脉动鼓胀。虽然还没有插

进，但也已经是性具的结合，此时已经和真正的性交只有毫厘的差距了。

惠儿已经在那无法平息的情欲中抖动。她不断的调整自己沉重的呼吸，不断控制自己官能上的刺激。但她已经

感到陌生体尖端的侵入，甚至已经感觉到整个龟头的形状。

「比强哥的龟头还要更粗更大呀」当一想到强哥的时候，惠儿那接近迷幻的性快感又来了。一种熟悉的声音从

她的心里呐喊了出来：「快呀，快来吧，我要粗大的鸡巴。那种膨胀、发烫、甜蜜和疯狂的感觉呀。」老婆睁开了

她的双眼。看见我正在看着她。想到自己的丈夫是怎样深爱着自己，想到自己对他的种种要求，想到我是如此的珍

惜这次机会，老婆看着我。凝聚在三人的对视之中。好象大家都不愿打破这僵局。

突然惠儿感到下体有一丝的不协调，扬总已经按耐不住了。一条狂燥不安的物体正向自己的下体慢慢的靠近。

感受到那炙热，坚挺，粗大，雄厚结实而且青筋暴露的靠近，惠儿再次一把握住别的男性的象征体，使她感到

满脸羞红。

扬总用舌头去舔了舔惠儿脸，双唇轻吻惠儿的脸庞，慢慢的吻向惠儿的耳根，在惠儿的耳朵旁温柔的说：「放

心吧，夫人。我是一个很疼女人的男人。」惠儿感到自己手上那储积以久的力量。粗大、炙热的物体穿越了她的手

心再次徐徐前进。

惠儿紧握的手慢慢的松开。她感到自己的手正无意的把扬总那肮脏的凶器引导进她的阴道口。

此时惠儿就像一棵娇嫩的小草，心甘情愿的等待着暴风暴雨的袭击。

已经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挡悍匪的入侵。粗大的性具像松了的猎犬一样，准确无误的向它的猎物方向推进。

扬总的阴茎可以说是完全的勃起来了。巨大的龟头也膨胀到可怕的程度，正朝着妻子跨间那片狭窄幽谷间推进。

巨大的龟头慢慢靠近，陷入了那早已滋润的沼泽里。赤裸裸的陌生阴茎接触到惠儿同样赤裸裸的蜜源，龟头的

尖端再次陷入那早已是泥泞的纯洁幽谷当中。膨胀的蜜唇早已失去了防卫的功能，正羞耻地紧含住光滑烫热的龟头。

龟头的尖端再次去探索那雨后的幽香芳草地，蜜汁再度被迫涌出，淌滋润了扬总地龟头。

扬总粗大地龟头开始在惠儿地秘洞口进进出出，尽情地品味着蜜洞口嫩肉夹紧摩擦的快感，狭窄的神秘私处入

口被迫向外微微扩张。

扬总一边恣意地体味着自己粗大的龟头一丝丝更深插入惠儿那宛如处女般紧窄的蜜洞的快感，一边贪婪地死死

盯着惠儿那火烫绯红的俏脸，品味着这矜持端庄的女性贞操被一寸寸侵略时那让男人迷醉的羞耻屈辱的表情。

粗大的龟头慢慢的消失在我眼前，狭窄的女性私处入口已经被无限大的撑开，去包容和夹紧扬总的龟头。

扬总的龟头挤刺进那已经被蜜液滋润得非常润滑得的秘洞中，深深插入惠儿的蜜洞，纯洁的嫩肉立刻无知地夹

紧侵入者。粗大的龟头撑满在惠儿湿润紧凑的蜜洞，不住地脉动鼓胀。

惠儿强烈地感觉到粗壮的火棒慢慢地撑开自己娇小的身体，粗大的龟头已经完全插挤入自己隐秘的蜜洞中。自

己的蜜洞竟然再次夹紧一个毫不相识的陌生男人的粗大龟头，虽然还没有被完全插入，惠儿已经被巨大的刺激感像

发狂似地燃烧着。

（他要插进来了……老公……）惠儿在心里呐喊着。

我看着扬总的龟头慢慢的陷入惠儿圣洁的嫩肉中，扎进了老婆的体内。惠儿那柔软的神秘黑三角嫩肉地带正让

一个陌生的物体缓缓入侵，那只属于我的私人方寸之地已落入他人之手，那只为我提供私人服务的场所此刻也在为

别人提供着同样的服务。

惠儿的下半身有了反应，开始被又痒又麻的快感所支配，不由自主地皱起双眉，轻声地喘息。

「你会觉得刺激吗？」扬总笑道∶「你的身体，有很强烈的反应呀，舒服吗？」惠儿开始大声地喘息着，紧闭

双目，既陶醉又肉紧，双手用力地楼着扬总的背部，像是怕他突然离开她似的。

我最喜欢欣赏老婆的这个表情，这时我的小弟弟已经支起了短裤。

惠儿一边断断续续地说∶「啊，新老公——啊——进入——些——对」惠儿彻底投降了。

她声嘶力竭地叫着∶「哼——不得了，新老公——我好痒——好酸啊——快给我吧——那宝贝棒棒——为何不

插——进到底——快——」扬总「唧！」一声，直插到底。

他用力插着——「啊，——老公（靠——连新字都省了）————慢点插吧，慢一点——对，对————啊—

—」惠儿她大声喘息着，把扬总抱得紧紧的，两条肉虫，肉贴着肉，合二为一，密不透风。

惠儿两腿紧勾着扬总腰部，桃源洞里两壁的软肉，不停地收缩，吸吮着他的宝贝，如果不是百炼成钢，扬总恐

怕早已经不起这种吸夹而溃不成军。

「啊！真舒服！」惠儿喃喃自语，并开始了动作，腰部不停的迎合着扬总，只是眉头有点皱呀，看样子是又痛

头舒服又刺激又满足呀。

一会「我上来吧」惠儿说，然后翻身把扬总压在下面，手快速的把着那巨大的阳具捅在了自己的桃源洞里面，

一秒钟也不想耽误的样子。

惠儿开始不停地上下蹲坐，让宝贝在桃源洞里进进出出，一时左右款摆，一时上下耸动。

只见惠儿张口闭目，娇喘连连，桃源洞中的淫水沿大棍棒而下，打湿扬总的黑卵袋。

惠儿双手握自己乳房，身子上下不停的摇动，一对乳房也跟着颤抖摇晃，双手捏着深红的奶头，加上那雪白的

皮肤，看得扬总眼花缭乱。

惠儿动了一会，高潮来了，只见她爬在扬总的身上娇喘如牛，整个背部弯成弓状，下面小洞壁肉紧夹着肉棒，

不停的抽措着阵阵阴精如洪水般涌出，流遍扬总的黑卵袋，湿淋淋地一大片。

我在边上看着老婆被这个外人大干特干，不禁手淫起来。

这时扬总和惠儿又换了位置，惠儿爬在床上扬总从他身后把那又粗又黑又长的大肉棒在老婆娇嫩的小逼中出出

入入，老婆惠儿被干了至少三次高潮，无力地撅着屁股趴着任扬总干，嘴里只剩下了乱哼哼……扬总真能干。

扬总一会终于一阵冲刺，把惠儿的穴肉干得来回翻动，最后插入到底，我也真佩服老婆那小逼能容下那大长肉

棒，惠儿如痴如迷、脑子内昏昏沉沉的，她的高潮感一直未消失，一直闭着双眼，扬总有节奏地一抽一送，惠儿一

声声呻吟配合着。

扬总干得性起，侧身将惠儿一条玉腿放在腋下，以便更深入地刺插到底。

他的另一只手掌，托着惠儿的臀部，随着一抽一送，发出「叭！叭！」的手掌与臀部的抽击声音。

两条肉虫紧密无间地紧贴着，则发出「唧噗！唧噗！」的音响，几种声音混合在一起，好像一首做爱交响乐！

两个人的下身都湿滑异常，淫液已经流满了惠儿的玉腿。

惠儿她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不时发出「啊，噢！」之类没有意义的音响。

扬总的腰肢更加大幅度地运动着，他的「肉笔」，似乎要在桃源洞里写上草书的英文字母，所以不时灵活地转

动着，每一次转动，都使惠儿的「啊」声增大增长，他也就更加得意忘形，因为这是他久经训练出来的技巧。

惠儿被插得死去活来，面部的表情已经十分僵硬，开始出现痉挛状态，就像快要爆发的火山，而她的双手紧压

着扬总的腰部，肥臀尽力向上挺着，要把整条肉棒吞噬在逍遥洞内，让它占有所有空间。

她终於忍受不住，声嘶力竭叫喊起来∶「用力┅啊┅太美妙了┅我要┅死了┅」大概这就是女人们所最喜欢的

欲仙欲死境界吧，她不断地呻吟、不断地狂叫，扬总在她声浪的掩盖下，终于把持不住了。

扬总抽出大肉棒，将它伸向惠儿嘴，只见扬总一阵阵哆嗦，爆射出了阵阵浓浓的精液，惠儿的脸上成了白花花

的世界。

我也手淫射了，射在了我的手心里。

【完】